

中文简体
字版独家授权
稻壳/著

流氓的歌 舞

稻壳 著

一座久远的城市 一个虚构的时代

插图本



光明日报出版社



开屏的

凤

屏

设计：王

— 王开屏 —

设计：



稻壳 著

流氓的

歌

舞



一座久远的城市 一个虚构的时代

插图本

I247.5

3732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氓的歌舞 / 稻壳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3
ISBN 7-80145-470-7

I. 流… II. 稻… III.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6947 号

流氓的歌舞

著 者 稻 壳

编 辑 温京华

插 图 正 子

出 版 光 明 日 报 出 版 社

发 行 光明日報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永安路106号(100050)

电 话 010-63082437

传 真 010-6303567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华光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9.75

版 次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ISBN 7-80145-470-7/I·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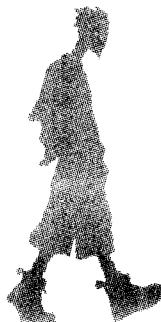
定 价 16.80 元

流氓的歌舞

The Ganster's Song

网友说-----

我是一个浅薄的依据趣味
党同伐异的人。而我与稻壳深刻
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亦以
趣味始，以趣味终结……



流氓的歌舞

The Ganster's Song

歌舞的姿势



我是一个浅薄的依据趣味党同伐异的人，而我与稻壳深刻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亦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结。

稻壳在网上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沙龙时期、林白时期以及王小波卡尔维诺时期。他以“南洋刀客”的名字，在1998年的体育沙龙发表“流光飞舞”足球系列，顿时便以赤裸裸的才气，吸引了众多的仰慕。此一时的南洋刀客，便似他的名字，挟少年刀客的勇气、胆气、才气、怒气，一路磅礴舞来。其姿势存先天的美态，然而那节奏迅疾而毫不加遮掩的倾泻，也深具青少年敏感、热情、脆弱、焦虑的本质。

在这个阶段，令我倾倒的作品是他的《南洋刀客的骊歌》。那应该是在沙龙一篇告别的作品，然而稻壳标志性的对合理存在的质疑，对思辩的深深热爱，以及对愚蠢盲从一切理智透明的反面的深恶痛绝，在这一篇文章里，暴露得再鲜明直接不过。他的抽象思考的深度与延伸的广度，是远远在



流氓的歌舞

The Ganster's Song

同年龄的我们理解的把持的具体而微的人生表象之上，然而他的热情、爱与憎的极端，又分明是青年的壮健的充满威胁的。思辩，应该是理性的，然而，态度，永远不会是中庸的。要提出的是，在稻壳的三个写作时期里，无论他小说风格趣味如何改变，对他的杂文的阅读，一直对读者构成一次智力上、逻辑能力上的挑战，而从情绪上，甚而会构成一种威胁。感知的锐利、思辩的深刻、想象的横蔓而生、汹涌的热情，当这一切澎湃而来，被淹没的不仅仅是读者，连作者本身，有时都不免会意乱情迷，步法略乱。体现在作品上，我们时时会惊异于他思想的阔大与才气的恣肆流淌，然而有时又会略生遗憾，只恐纠结过多，

兵器过分长大，杀人处不足致命。

从我私人来说，阅读稻壳的作品，对我，是一次充满惊异的旅行。我时时感觉这个年轻的孩子，仿佛天地间灵秀之气的容器，沛然盈然，汹涌沸腾，每一时刻，都要喷薄而出。

稻壳那篇似乎永无完成之期的“花绣”，就是一次恣肆喷薄的结果。我知道稻壳有一段时期非常喜欢林白，并向包括我在内的一众人等强力推荐《回廊之椅》。林白是一个如此隐细幽微的东西，令我在阅读过程中一再迷失。我彻底丧失了对结构与情节的知觉，被她的催眠一般的文字与节奏俘虏，我昏昏欲睡，无比忧虑。但是后来，我一直想我是误读了林

流氓的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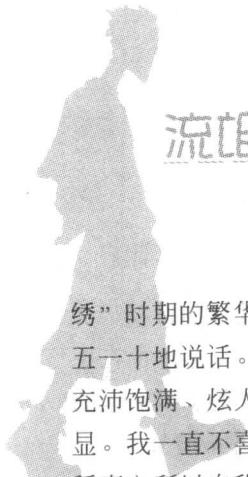
The Ganster's Song

白，也误读了稻壳，因为稻壳一定是在另一处拐角，在另一个层次与林白契合。他与林白的相遇，并不在文字，而在于一种命定的忧伤。宿命的旅途中，一次对过往的、对命运的背叛，将如何在岁月历尽的时刻得到回顾，并被清算。

“我掏出我的那杆笛子，凑到嘴边，真的老了，没了力气，笛声呜咽黯淡，令我闻声自伤，一时怆然泪下，腹中的九曲回肠比当年不知多了多少的迂回缠绕，却再也不能透过我的气息将空气撞响，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当年那个静静听着我旋律背后的言语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些旋律应该都只是为她而在的，其实真正可以属于我的一切都已经遗失在那些旋律轻扬的时刻，我相信那些时刻与我内生休戚。我流离一生，只是在寻找那些失落的时刻，我匆忙奔走，却始终一无所有。”（《花绣——浪子燕青别传》引子）

今天，当我重新读这些文字，它们深深打动了我那根深蒂固的脆弱的对单纯永失与生命之途不可折返的命运的热爱与忧伤。

稻壳的《时态的空白》是他第一篇完成了的小说。也是从这篇文字开始，他开始被称为“具有王小波风格”。我不知道稻壳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是感觉被吹捧了还是被轻视了。应该说，稻壳从这里开始，风格果然彻然一变。文字不复“花



流氓的歌舞

The Ganster's Song

绣”时期的繁华流转，而更近似于他的杂文，一派老实，一五一十地说话。但是令人无法抵挡的是，他那一直湮然于其充沛饱满、炫人眼目的才华中的智力与趣味，在此得到了凸显。我一直不喜欢文字或风格意义上的模仿甚至近似。然而稻壳之所以自称受到了王小波的影响，我以为，是基于与王小波的智力上与趣味上的不期而遇，与文字或风格相干甚少，而更近似于一种无限的方向与可能性中突然发现了同气相求之人的确定稳定的喜悦。从这里开始，读稻壳的小说变成了一次愉快酣畅的旅行。生活真是烦恼，然而稻壳说我们要科学地理智地生活。就跟王二一样，生活的烦恼以及我们不屈不挠地摆脱烦恼的努力之间造成的更加的烦恼，科学的理性的秩序和人心的无逻辑的混乱，却因为叙述者智力的超脱和趣味的可爱，生活变成了一个荒谬可笑而不失可爱的段子。

当我看到稻壳最新小说《流氓的歌舞》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稻壳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少年刀客了。他蜕脱了最初的热情与敏感，生长出了一些更加强壮与坚实的东西。成长的意义是伸展抑或内敛，是日趋坚硬抑或掩饰柔软。总之，他变得游刃有余了。然而阅读的路途伸展前去，我最惊异的是作者的充沛的想象力，排山倒海一般涌来。无数匪夷所思的念头，铺陈开去，又岔往无数的歧途。永无穷尽。永无穷期。你不禁惊异这作者具有怎样的一种容纳。你似乎感

流氓的歌舞

The Ganster's Song

觉那头脑里无数的念头互相驱赶着，一个接着一个，前脚追着后脚，奔涌而出。在这里，结构与情节已经远远地退居为背景，只有无穷无边的想象力，借着文字的手掌，相互挑逗、相互抚摸、相互揶揄，从一个高潮攀升至另一个高潮，然而永远到达不了真正的高潮。在这里，叙述似乎更是一种游戏的需要，想象力奔腾的需要，而一个说明、一个尾声、一次否定或者肯定，已经退居次要。

“游戏的精神”，也正是爵士乐的灵魂。不同的乐器，起始是单独地演奏，然后彼此地加入、彼此竞争、彼此挑逗。演奏者的智力、趣味、热情，以即兴的方式发挥殆尽，又互相激发。那是我们生而为人最幸福的时刻。而人性无论怎样卑污险恶不堪救药，来自热情灵敏的心灵的没有边际的想象力，将和天真单纯的游戏精神一起，令我们得到救赎。那是我所期望于稻壳的。在我们的趣味渐行渐远渐分岔的今天，也是稻壳那不知边际的予我一次又一次惊异的想象力，令我看到希望，令我坚定地向往我们纯洁的革命友谊，一路高歌，万古长青。

目 录

CONTENT

网友说 / 1

流氓的歌舞 / 1

时态的空白 / 195

评论 / 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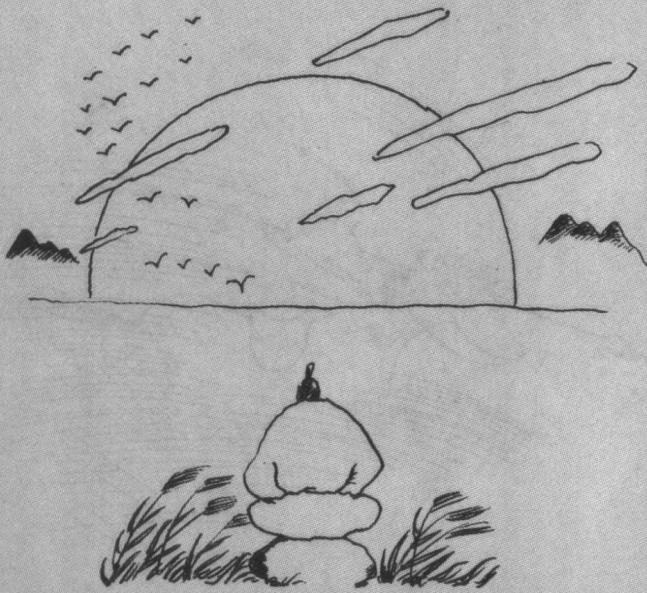
流氓的歌舞

The Ganster's S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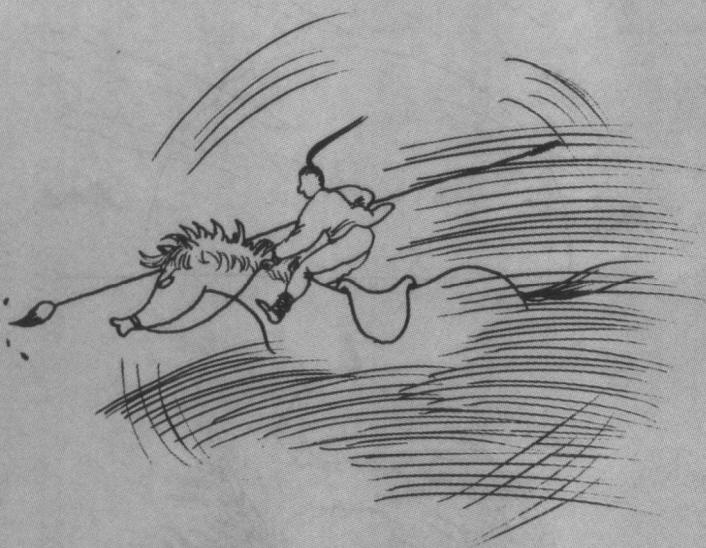
第一章

本书大量借鉴了《看不见的城市》与《红拂夜奔》的写法，因为卡尔·维诺和王小波是作者最为欣赏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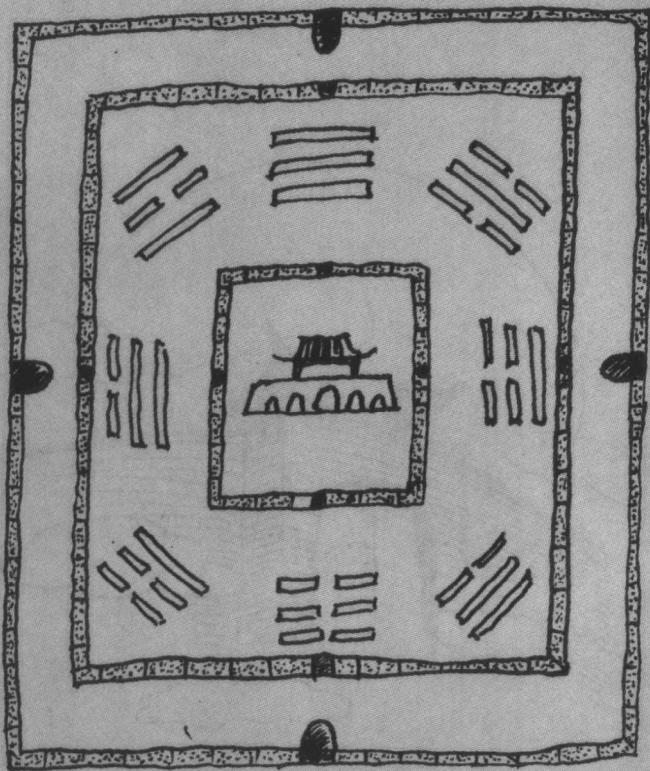
林冲坐在寨门外的大圆石上，远眺笼在夕阳之下的山色湖光。水泊深陷在四面的山中，所以梁山水泊就像液体的罗马大斗兽场。



只见银鞍白马，有如流星赶月，尘土飞扬之中人影若隐若现，好像御风而行一般。



林冲在上梁山之前，住在汴梁城里。汴梁又叫东京，也叫开封，汴梁城是天下的首善、人间的天堂。



汴梁城有着四四方方的结构，外城套内城，内城套皇城，皇城纵八里，横八里，暗合易象，内藏八卦。